

文
108

帝德四十五
上

Z10.57
144
Vol 1

嘉永

贈	寄
大正	明治廿貳年以降本校卒業生二百十八名
六年	
五月	
日	

赤穂四十七士傳

江都書賈 青藜閣



青藜閣



赤穂四十七士傳

版権無効

赤種

赤種四十七士傳序

近古出義烈莫赤穗諸亞過焉而南
時議論紛紛雖儒生學士或不攷稱其
不義鳩柴室氏慨然著義人錄遂以稍定
其功偉矣厥後義人之名彰明較著雖
童僕婢尚能飽聞而厭道其未漢稱義士
不問可知為四十七士稱四十七士又
知為赤種法也然稗官小說或傳深淺
之說俳優旌剗又從而附言其事其名
顯而其實漸晦余友青山伯氏以憂於



以本生有是也 系山齋

卷之四十七 忠義傳
本末如懸鑿之可徵而其忠精義奪如眾
震盪日者凜之共照映于簡冊之間可謂
名實俱顯矣若伯知之功与鳩巢未先後
而叙事行文之力或軼焉夫士不幸處臣
子之至變於孤常何如乎誠能成仁取義
俯仰无愧於天地則死之與生我何有哉
自王以反戈而觀之一言一行之美於公名
使于埋滅亡傳况若赤種法臣之忠義之烈
乎嗚呼當時仕赤穗之君食赤種之粟考

何以四十七人升乎百年庶祀稍喪一
旦變起無支鳥窠結穴存性不知怪是
義人所以痛恨深惜也今考距赤種之事
又復百餘年風俗之變苟之勝言世之
讀史傳者苟能為友士人尚能之也又於
察伯之用心有所因以親或真如則之
以補其名實豈淺之乎若伯知激余序余
子志于盛氣必以其不嫻文辭而存之云
爾天保甲午之冬水戶藤田虎序并書

卷之八十五
序

序

張子房為韓報讐古今所稱而其所用則不過一力士其器則不過一鐵椎可謂微矣然以此鼓盪正氣震駭天下若霹靂下擊而巔崖摧破也若春龍奮蟄而天地晦冥也若洪濤鼓怒而山嶽搖動也英風烈節凜二乎不滅真足以激頑而立懦矣厥後數百年而隋有沈光麥孟才為煬帝報讐蓋後乎子房者僅有此而已矣前乎子房者亦僅有一豫讓而已矣其至誠報國前後如一而事之不成亦前後如一然其所以

奮而不顧者以天地之大義不可廢而其所以
振耀古今者亦以此歟我神國風俗之美
冠絕宇內忠臣孝子照耀簡冊者何限應仁以
降海內分割亂臣賊子熊據鸚視風俗之衰壞
極矣然忠臣義士亦未嘗絕逮乎我東照公
殲鋤亂賊灑掃疆土迺崇尚心學獎勵節義培
養扶植涵漸浸漬百有餘年而有志穗大石氏
之事其忠義之盛超世無儔可謂偉矣延光嘗
讀義人報讐二錄考其所為蓋子房諸人以至
誠決之大石氏以至誠忍之惟其決之也速是

以不成惟其忍之也堅是以克成成與不成固
不論也然大石氏能忍於痛憤不可忍之日而
調馭剛銳不能忍之人以發於持滿之後其用
心之苦有不可勝言者而其超軼古人亦不待
論乃參據諸書以作之傳又作四十餘人傳以
附於後嗚呼一國有難而無一忠臣謂之一國
無人天下有變而無一忠臣謂之天下無人天
地之大義廢也今以赤穗之小而有人如此益
足以見國家隆盛正氣滂沛則其英風勁氣
所以激頑而立懦者蓋神國之光非一國

之華也四海所慕婦豎所知何待此編然吾將
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采擇云耳
文政己丑秋九月青山延光叙於礫川邸舍



弟延昌書



赤穗四十七士傳

水府 青山延光伯卿著

大石良雄子良金

大石良雄播磨赤穗人藤原秀鄉之裔也世食近江大

石莊因氏焉○甲斐名勝志云大石氏之先甲斐大石村人誤矣莊枕湖高山四

圍人多驍勇經亂世而不被兵後屬足利氏應仁之亂

闖族戰亡有小山久朝者大石氏之同族也其父曰大

膳大夫事足利持氏列士報讐錄持氏敗死結城氏朝奉其

二子據城大膳大夫從在城中城陷死之結城戰場久

朝落魄居京師莊民迎以為嗣冒大石氏後為織田氏

風云齋雜著

所滅父朝玄孫良信事豐臣秀次秀次敗屏居大石生

內藏助良勝即良雄曾祖也報讐錄幼時為浮屠弟子然

不欲披剃逃至江戶事采女正淺野長重元和元年從

長重戰於天王寺獲首級義臣傳本朝諸姓系譜後為國老食一

千五百石及長重子長直改封赤穗從徙焉祖良欽嚴

稱內藏助父良昭稱權內早死○良昭母鳥井氏左近忠勝女彦右衛門元忠

孫也忠勝子忠豐仕我藩良雄將復仇贈畫軸為別今藏於家良雄年十五嚴祖祿稱

內藏助事采女正長友及內匠頭長矩為國老性寬裕

沈毅不為齷齪自用報讐錄栗山時人罕能識也長矩

亦疎之蘭洲讚語雖在要職於事鮮預報讐錄忠義碑而良雄不以

介意常韜晦不露人皆斥為癡瑣語元祿十四年三月

詔使來江戶幕府命長矩接伴是日上野介吉良義

典辱長矩於城中長矩大怒手刃之俄為旁人所抱持

義典被創不死長矩坐大不敬即日賜死國除弟大學

長廣遣人葬之泉岳寺幕府命長廣屏居私第遣使

収赤穗城邑時良雄在赤穗聞變之日會群臣於城中

來會者三百餘人義人錄報讐錄良雄謂衆曰主辱臣死吾輩

固當死顧社稷雖滅有介弟大學君可以奉先君之祀

當是時扶傾繼絕責在吾輩要當以死請幕府為先

君立嗣而幕府不許則與此城俱亡耳用事臣大野

風狂齋雜著卷一

九郎兵衛曰不可、據城以請、是要上也、一得叛名、玷辱先君、將奈之何、良雄曰、不然、士所守惟義、士而無義、不可謂士、今臨大節、不以大義自任、逡巡澀縮、畏死苟免、無耻甚矣、天下聞之、將謂赤穗無人、此亦辱先君也、義人錄大野遲疑不決、良雄反覆辨論者數日、大野不能從、良雄廼引奧野將監原元辰等議之、皆奮然曰、此城者非祖宗之所築耶、今君亡而讐言不死、讐言又不易報、則此城決不可去、若先君之後果不可立、則死於城可也、不得已而出城、則死於花岳寺亦可也、良雄壯之花岳寺者、淺野氏之墳寺也、堀部武庸筆記元辰惡大野不義、叱而却

之、堀部武庸筆記堀內重勝間書、良雄乃遣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治右

衛門於江戶、就受城使陳請復會衆議城守、義人大野

倡為逃計、衆多從之、報讐會者僅五十五人、良雄曰、藉

令一國齊心、猶恐不能支一月、況今離貳如此、何以能

守、不如待公使至、以此意自陳、然後相與自殺城上、以

明殉國、衆然之、遂刺血盟誓、義人四月多川月岡至江

戶、受城使既西、乃與藩僚安井彦右衛門藤井又左衛

門謀、詣長矩外親采女正戶田氏定、致良雄言曰、憲君

有罪伏法、臣等謹服命矣、但聞討之日、群臣以為憲君

賜死、由吉良君之死、既而聞吉良君無恙、群臣皆曰、吉

良君尚在、吾等何面目而出城、必死於此、臣等非不懇
諭、奈田舍人不知國法何、然彼止欲自刃以殉國耳、非
敢怨上也、願明府善處之、使衆情有所少伸、則臣將率
衆而退、敢布腹心、氏定曰、不可、群臣不去城、適足累大
學也、乃作答書、令二人還國、諭良雄、精義錄、義人長廣
亦使二人諭良雄去城、二人還報、良雄密謂將監等曰、
吾嚮戒二人勿與大學君相聞、而二人不從事、已至此、
若不去城、似有所咨稟者、大學君之禍不測、而淺野氏
之後絕矣、爲先君効死而不能全先君之後、安在其爲
忠也、吾等今日之策、不得不棄城、以紓大學君之禍、異

日大學君若得奉先祀、而吉良氏獲罪、則與俱伏刃、以
殉先君、大學君僅得惠赦、而罪不及吉良氏、則直斬其
頭、以報先君耳、將監等從之、堀部武庸筆記、良雄乃會
衆取諸書大意
衆謂曰、有故更議輸城、諸君宜解去、既退、從容諭衆曰、
諸君去國、豈無死所哉、衆或曉其意而罷、報讐錄然是後
衆盜喪氣、大野遂逃亡、義人錄、報讐錄時公使將至、鄰國皆出
兵境上、備變、闔城恒擾、民庶騷然、良雄日與吉田兼亮
及元辰坐解舍、接見吏民、應對四方、簿牒盈案、剖斷如
流、事無壅滯、城中賴寧、人始知其有材幹焉、報讐錄、忠
義碑、瑣語
先是大野用事、專務聚斂、怨讟紛然、至是良雄悉償長

矩所嘗借財貨國人大駭以為國猶有人間田會堀部

武庸等至自江戶皆不服輸城之議良雄徐諭之武庸

等乃悟而止堀部武庸筆記及公使至脩橋除道候迎甚謹自

城儲庫積文武諸器以至錢鈔租稅之微具備文簿莫

不明較報譽錄忠義碑良雄見目付荒木十左衛門柳原采女

於城上具迷淺野氏勲閥請為長矩立嗣言甚切至二

人曰諾吾當為卿哀訴良雄退謂眾曰吾固知公使之

言不可恃以為信然所以不死於此者以我心事未伸

也公使有以驗於他日矣是夜二人招良雄賞其舉措

詳慎尋還江戶荒木遣人報良雄曰吾既踐前言矣義人

錄良雄遂往京師居山科冒外家氏稱池田久右衛門

寺坂信行筆記密與同盟謀復仇眾變名鞞迹東西往來相為

耳目久之人無知之者寺坂信行筆記初赤穗之滅人懼

其有變前車後語集及良雄棄城去人恠之以謂義兵必不

得免眾聞之或謂物議如此宜早圖之良雄曰吾輩舉

事固自有時何憂時論之誼騰乎堀部武庸筆記十一月良雄

往江戶謝荒木氏堀部武庸筆記堀部武庸與田重盛

來謂曰請以明年三月為期不然託言大學君遷延歲

月僕深愧之良雄曰得時輒發何必三月武庸曰僕請

以三月為期者欲及先君忌辰雪讐耻也且不立期限

將何以奮良雄曰善尋還京師十二月義典致仕子義
固嚴祿武庸等奮然以爲幕府不復罪義典可以舉

事矣遺書促良雄良雄以長廣猶屏居不許衆或憤激
欲先良雄舉事堀部武庸筆記明年春良雄遣兼亮統領江戶

同盟堀部武庸筆記且諭之曰吾忍恥至今爲大學君
也而幕府未有處置吾必待之三歲猶不獲命則決

死耳堀部武庸筆記又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休詐爲商賈伺察
雙家動靜時彈正大弼上杉憲綱遣家臣守義典宅嚴

設警備憲綱義典子也良雄聞之令宗房開肆義典宅
側以便出入又聞憲綱使人伺己乃佯狂昏亂每遇人

則曰吾病且死將及今樂餘生矣義人自是遊蕩無度

白晝披僧衣携妓縱飲於市或聚傭夫擣蒲雙家聞之
防備懈弛報譽錄七月幕府命赤穗宗室安藝守淺

野綱長銅長廣於安藝良雄於是決意復仇而衆往往
失望意氣沮喪漸與良雄絕良雄欲聚同盟而東同盟

方散處近國八月使貝賀友信大高忠雄往而謝之曰
大學君今廢事不可爲與卿等結盟無益因悉還盟冊

以試其誠偽衆或責二人以大義或有喜色良雄擇其
忠純者告以其計皆相次赴江戶與野將監等逃亡十

月良雄遂率同盟至江戶又變姓名曰垣見五郎兵衛

衆日夜往視義共宅按道途遠近預定進退部署之處
及其所以拒上杉氏援兵者甚熟義共適以疾遷上杉
氏第良雄擇衆中少年分為四次每夜往反吉良上杉
兩邸之間以察人出入寺坂信行筆
記義人錄會義共將招客設
宴以十二月十四日還家良雄急警同盟以十四日夜
發初良雄之去赤穗竊取長矩藏金萬餘兩自隨人多
汚之而他日義舉之需皆取資辦至是為簿具錄之遣
人送之長矩夫人許以明無所私也義人錄
報警錄十四日夜
與同盟四十六人會堀部金九舍張飲至夜分衆各就
同盟僑舍在旁近者解裝更服會良雄於堀部武庸舍

參取寺坂信行筆記
野有秀和書簡義人錄衆皆衷鎖甲戴兜鍪著韋服如

救火者狀攢擔弓槍長梯大槌從之各持小笛以為號

參取寺坂信行筆記
記義人錄約曰事若不成縱火自刃二老
畧傳乃分

衆為三進至義共第前後大喊梯屋掛門而進良雄自

前門入子良金自後門入呼曰淺野氏遺臣來報主仇

欲禦者出舉邸駭愕不暇禦衆爭突入奮槌破戶聲如

剖竹家衆多竄避不出比至寢室義共已逃衆以手試

牀蓐微暖皆曰人去未久急搜室中者數四不能獲參
取

寺坂信行筆記義人
錄報警錄鳩巢小說兼亮等聞側房有人聲排戶而入

有三人亂擲磁器烏炭拒之衆前後圍逼二人翼蔽一

風立齋羅著卷一

人奮鬪而死一人挺小刀將鬪間光興揮槍鏃之武林
隆重從旁擊殪之衆疑其為義典乃驗其尸著白襯衣
肩有刀痕衆喜曰得非先君之所手擊邪良雄令光興
斬其首執門者問之果義典也參取義士書簡堀內重
錄曰衆見尉傷有室彷彿有人聲外施金鎖若人未嘗
入者衆曰此有謀也以斧破之果有三人匿其中衆喜
曰賊在此乃擣之相戒曰試以鎗擊地有陷者不可知
衆執入其一人逆衆奮戰以死一人走一人縮首伏匿
則告我之問衆引出之罵曰鄙夫汝知上野君所乎知
則以槍突倒如六十許人著錮在中皆曰此豈上野君
邪夫死在乎視之裸而視之果在武林隆重手刃之
乃吹號笛聚衆寺坂信
行筆記衆喜極號哭地傳
小說索義回不出
良雄命以帛裹義典首懸之槍竿率衆而去入無緣寺

寺僧不肉良雄曰嚮去吉良氏忘視火恐致火災貽禍
鄰里使人往灌竈爐義人
錄遲明赴泉岳寺預作連名狀
二通一則留義典外廳一則途遣兼亮及富森正因齋
詣大目付伯耆守仙石久尚請罪義人
錄比至泉岳寺
雙言家無追躡者良雄請寺僧閉門祭長矩墓焚香羅拜
乃出長矩所嘗賜匕首擊義典首者二衆皆拜泣義人
錄
石良雄使寺坂信行赴安藝以復仇事報長廣寺僧引
衆給粥良雄在座默然無言寺僧望而畏之少年之徒
劇談無所顧義人
錄適有人因門者贈酒問之則舊僚高
田郡兵衛也衆怒曰鈍夫不足污吾刃請蹈殺之良雄

曰殺彼何益不受其贈可也衆乃止堀内重幕府命

召良雄等於久尚第訊狀良雄應答如流已而分拘良

雄等於越中守細川綱利隱岐守松平定直甲斐守毛

利綱元監物水野忠之之第良雄與兼亮等十六人赴

細川氏義人錄綱利夜見良雄曰卿等舉事一何神也

今在我家何待防護然奉上之法不得不然卿等勿以

爲意乃令家臣中瀬豐長等善待良雄堀内重勝聞書

人傳豐長即十餘歲時報父讐者也徂徠集堀内一日幕

士天野彌五右衛門來見良雄曰世人之勇盡客氣也

至子之勇毫無輕躁之氣不可及已鳩巢小說○明良

洪範曰長矩之斫

義典刀中帽簷是以不甚傷天野彌五右衛門善訪義典請其帽觀之笑曰此活君者非鄙認所謂帽傘抑義典大懼蓋嘲其無勇也明年春常憲公語人曰有國家者亦太

苦心赤穗諸士忠義激烈近世罕儔殺之固可惜不殺

則廢法如之何續明良洪遂以二月四日賜死荒木十

左衛門等來細川氏第見良雄勞問如平生深秘錄乃

傳命於衆良雄再拜曰臣等自分極刑今也賜自盡死

且不朽荒木曰幕府既罪吉良義固無狀褫祿錮之

良雄拜謝堀内重勝聞書將就死顧旁人曰公命有聚

徒結黨之語而吾等皆委質寡君同志報仇恐不可謂

之朋黨乃微笑而起死時年四十五義人錄蘭良雄忠

風法齋雜音 卷一

義天性論沙書史酷好論語諷讀不倦深祕管嘗遊京

師受業伊藤維楨一日往聽其講書時時微睡及去衆

譽其情維楨曰小子勿妄謗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其

見推許如此先哲叢書○案此說諸書所不載未知是

其不淵源於維楨也姑待後考性頗好畫時或揮灑自娛又愛牡丹嘗

與所親書評論花品見者賞其風流蛻岩少時嘗從山

鹿氏學兵法及舉事悉用其法算無遺策太宰純四而

進退以禮恭敬辭遜至死不變有篤學君子之風義人

初其在京師也堀部武庸等與書曰吾等既食先君之

祿宜死先君之事至於大學君之存亡非所宜憂也今

不為先君報仇而唯大學君是憂天下其謂之何良雄

諭之曰今國家既滅而先君之後未絕者以有大學君

也大學君方屏居於家而僕有所待者亦以先君之後

未絕也當此時吾輩一旦報仇則上杉氏必將甘心於

大學君以洩其餘忿是使先君之後無遺類也今為先

君報仇忠則忠矣然繇此絕先君之後僕不忍為也堀部

武庸及長廣錮於安藝遂決意舉事然深戒輕舉妄動

隱忍不發竟能一舉而成其志議者題焉斟酌諸良雄

與衆遺言葬長矩墓側府下聞之往吊者填湊成市所

遺戎具爭傳之義人錄天下翕然稱其誠節一時文

風法齋報讐錄

人或著非之春臺集常而良雄之名益顯其偽寓之

地如山科人猶呼其宅址曰大石屋敷都名所幕府

既賜衆死流其子於伊豆大島良雄三子良金祖練祖練

精良恭良恭擬淺祖練為僧蚤死良恭稱大三郎及

常憲公薨釋長廣還江戶良雄及諸士子並自流所還

明年賜長廣祿五百石正德三年安藝守淺野吉重召

良恭授一千五百石報讐族人收良雄戎具瘞之大石

莊樹碑其上忠義准后藤原公諱家為書其額曰忠

義碑澹泊集○橋窓自語曰准后家司進藤長富良

在復仇故不許良雄乃託一櫃而去及復仇遺書辭訣

長富驚而啓櫃則盡遺物也題云贈某某長富大悔

良金稱主親幼而爽邁有志氣義人良雄授以論語

罐底年十四有赤穗之難隨父至京師明年良雄送妻

及幼兒於但馬豐岡託妻父石束氏呼良金謂之曰人

生十五曰成童始學今汝年及此吾願汝留意於汝父

之言人道莫大於義義莫重於君臣汝父受國厚恩義

當以死報汝雖未事國受祿然飽食煖衣優遊歲月是

誰之賜與汝獨不念指生以報先君乎吾勸汝死實所

不忍然人誰不死苟以不義生遺臭千歲孰若以義死

流芳後世此吾所以深愛汝也汝若不聽宜隨母赴豐

岡徒相後於此無為也良金曰大人何出此言雖兒亦

風多齋雜著 卷一 十一

知大義之分、不忍棄父背君、取不義之名、願與大人俱死、使天下後世有以稱父子殉國之義、良雄隕涕曰、真吾兒也。義人錄一日良雄又謂良金曰、汝之初育也、先君親臨我家見汝、賜以佩刀、汝四五歲、召見問所欲、汝請賜馬、先君命出厩馬、令擇而取之、先君愛汝如此、其厚也、汝慎勿忘、良金益感奮。深秘無幾、加首服。堀部武庸筆記

義人錄曰、良金赴江戶、十月與開瀨正明、大石信清、至河崎、驛加首服、誤矣。

等先父往江戶、變姓名稱垣見左內、寺坂信行筆記及嚴吉良

氏、力鬪過人、室中有竇、其中闇黑、衆相視不敢入、良金從後至、直躍而入、其勇敢如此。義人錄從衆至泉岳寺、及

日午時、有人傳上杉氏兵至、良金曰、此必浮言也、彼若欲擊我、何待日中、良雄曰、然、但慮變者不當如此、於是衆皆礪刀、良金亦礪刀、願寺僧曰、公等嘗入戲場觀木偶人鬪乎、上杉氏若至、吾輩奮鬪、不在偶人下、公等視之、亦一壯觀也、上杉氏果不至。義人錄是日至仙石氏第、目付水野小左衛門問衆孰為良金、良金進曰、某在此、問年、曰、成童、水野曰、其聲與年相若、然甚長大、若壯年人、可謂奇男子。義人錄因顧良雄曰、子有好兒、一座為之飲酒。報讐錄及衆就囚、良雄先往、呼良金謂曰、吾不復見汝、往勝所與言者、汝勿忘、良金曰、兒何敢忘之、已而

良金與從赴松平定直第定直見衆勞之問良金曰卿
有母若弟邪對曰臣有母在但馬有二弟皆幼隨母臣
自去京唯讐是圖不暇念母今日始念之哽咽久之定
直不忍再言而起義人錄參一日或問良金曰貴國之
士豈止四十餘人哉其餘如何良金曰士人非不多顧
好酒者甚少好諧歌者甚多柔懦不足用耳插林良金
適病定直饋以美食辭而不食人問其故良金曰吾奉
父教不敢失墜以至死則吾事畢矣刃將在頸何宜養
口腹且聞身體豐肥至死極醜所以不食也江戶及賜
死定直與衆訣別謂良金曰卿母聞卿父子皆死當抱

無窮之悲官法不許爲傳書有所遺言具告執事憲人
令趨達之良金曰臣父誠臣萬一有恩命寬赦同盟吾
父子義當自刃以殉國汝若違之吾死怨汝今也賜死
最稱所望雖獨念母不能忘情然去京之日自知無生
理與之辭訣而去今復何言明府哀憐至此死不敢忘
定直爲之隕涕左右竦動死時年十六義人

吉田兼亮子兼貞

吉田兼亮稱忠左衛門家世仕赤穗深秘兼亮軀幹

魁梧堀内重彊敏絕人寺坂信事長矩爲足輕頭兼郡

代食二百石赤穗及國難作鄰國皆出兵備變一日

風流齋雜著卷一十三

兼亮率步卒巡警城中、會高松士竹井金左衛門詐為
傭夫入城偵探、兼亮遇之路、熟視欲捕之、竹井進曰、我
實鄰國謀者也、請自殺、兼亮笑曰、士各為其主、何傷也、
吾輩為憲君守城、而憲君罹禍、社稷無主、受命何人而
去之、臣子之分、但當待公使至、自刃於城、以殉憲君耳、
我若為守禦之備、則城中形勢固不可使外人窺、今也
不然、何必拒卿、迺導之周觀城中、竹井問同志之士有
幾、兼亮取名簿於懷示之、竹井又問子為誰、兼亮曰、卿
冒死偵探、欲得事情以報其君、吾察其苦心、故成其志
耳、我名固不得告人、卿名亦不欲問、且我既在鬼錄、何

以名為乃書法、彌授竹井、送之出城、

讚陽盛衰記○本

名、但謂不出吉田富森磯貝三子之外、然兼亮明年春
之告土屋氏、語意與此相類、故令姊係之、兼亮

良雄令兼亮代已赴江戶、兼亮曰、願會同盟、面相約結、
然後發、良雄然之、移書招集近國同盟、會議數日、乃發、
路過伊勢、禱於大神宮、及至江戶、自稱兵家、變姓名曰
田口一真、或稱篠崎太郎兵衛、倡率義衆、覬伺仇家用、
心尤至、頃之人、或傳上杉氏勸義、共避仇米澤、兼亮聞
之、每夜率同盟伺其家、欲乘其出狙擊之、而義兵不果
行、良雄至江戶、衆復盟於其舍、兼亮書卷首曰、吾輩臨
事、部署、或鬪、或守、要當齊心、即守門者、何減斬、讐守者

勿輕動、聞者勿沮縮、衆歎伏、寺坂信行筆記將嚴讐、兼亮遣人

告比鄰土屋主、稅曰、赤穗遺臣將嚴讐家、恐駭動近鄰、

然以義相許、武夫之常、君幸縱吾輩以成其志、主稅許

諾、鳩巢兼亮乃率衆入自後門、揮槍殺二人、寺坂信行筆記衆

索義央不獲、呼曰、仇人安在、豈逃去歟、兼亮厲聲曰、卿

等徐之、天明不獲、終日索之、衆復爭奮、遂獲義央、鳩巢

而衆無識者、兼亮曰、豈有卑賤之人而著白襯衣者耶、

衆乃知其為義央、寺坂信行筆記兼亮復遣人謝主稅而後去、

鳩巢良雄遣兼亮及富森正因持具名書造仙石、久尚

既而在細川氏邸、一日謂旁人曰、我身體頗大、他日就

死、若得以大布囊盛尸、不露醜態、則幸也、吾至今猶齋

金者、將以充其費耳、死時年六十三、堀内重勝問書兼亮有文

學、好和歌、深秘管底録嘗從近藤源八學兵法、及國滅、源八

不應義舉、兼亮曰、吾將有為、何暇擇人、乃就源八終業、

遂之京師、與良雄協謀、報學録良雄愛其誠懇、委以心膂、

後赴江戶、每過古戰場、徘徊瞻望、慨然賦和歌、或圖寫

其地形而去、及舉事、規畫多出兼亮、衆咸服其精敏、寺坂

信行子兼貞、筆記

兼貞稱澤右衛門、從父在江戶、稱田口左平太、同死、

時年二十九、參取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録

風弦齋雜著 卷一 十五

原元辰

原元辰稱總右衛門事長矩為足輕頭食三百石赤穗分限

購義人錄○深秘室底錄云初仕道江守京極氏從在江戶會變作元辰率部

卒收詔使館什器事出倉卒眾皆錯愕元辰從容指

麾聚舟於道三槁運之頃刻而畢觀者嗟賞即夜馳赴

赤穗告長矩死堀内重勝聞書從良雄會議於城中大野九郎

兵衛建異議元辰進曰闔座服大石氏議而子獨不服

今日之事何得曠日子宜去坐聲色俱厲大野懼而起

其徒皆避去參取堀部武庸筆記堀内重勝聞書良雄既去國將赴江戶

適病疔不能發乃使元辰先往堀部武庸等素服元辰

義勇傾心謀議數月西還路詣大神宮禱焉堀部武庸筆記是

後元辰居大坂兼亮往江戶小野寺秀和從良雄在京

師三人同心助良雄義盟賴以堅義上書簡再赴江戶變名

姓曰和田元真或稱前田善藏寺坂信行筆記死時年五十六

子辰正後仕安藝食二百五十石為槍奉行淺野考譜

小野寺秀和子秀富

小野寺秀和稱十内祖十大夫始仕赤穗父曰又八秀和

書簡秀和事長矩為京邸留守居食百五十石赤穗分限

國變不告家人素甲赴之尋還京師秀和書簡良雄屢會其

家良雄書簡明年赴江戶變服為醫稱仙北十庵或稱又四

風玄齋雜著

郎寺坂信行筆記○慶長中有小野寺遠江守者食出
明仙北黨上杉氏而敗見烈祖成績秀和稱仙北氏
蓋有與寺井玄溪書曰吾輩竭心義舉忘寢與食而仇
家動靜不過傳聞以之舉事固非萬全之策然與其遲
疑淹緩以沮義氣曷若踊躍奮迅以決死闘至於成敗
當委之天耳若夫前年以來東西往返隨事辦理尋匿
大坂為衆所倚者原氏是也遠來江戶艱難辛楚志不
少撓諸年少率皆剛銳不能忍而能統率撫馭之以有
所待者吉田氏是也在京師則進藤小山之徒踰為大
石氏腹心而彼皆一旦遷逃於是僕獨與大石氏率同
盟而東然則原氏結盟於大坂吉田氏率衆於江戶大

石氏倡義於京師而僕亦與有力焉此數人者同憂共
患志氣如一足下所知然亦不得不為足下一言之義

書京師人聞諸士復仇皆曰秀和必在其中既而果然
死時年六十一義人秀和好文學義人錄深
錄從伊藤維

楨遊明人傳○義人錄曰秀和在
京札見師儒蓋指維楨也母多川氏年九十維

楨及子長胤作詩賀之古學集紹述集母
氏據秀和書簡維楨生平未

嘗作壽詩獨為秀和作有老萊孝思誰能識膝下猶呼

為小郎之句古學集蓋重其人也尤好和歌雖流離迫鬱

之際吟詠不輟風流醞藉有作者風明人其赴吉良氏

也賦和歌曰和寸禮免耶毛毛珥阿抹禮流騰志遠邊

風去齋雜音

天都邊閉志與與儂幾美我奈佐計遠秀和書簡子秀

富 秀富稱幸右衛門本姓大高氏忠雄弟母即秀和姊也

秀和子養之秀和書簡義人錄從在江戶稱仙北又介寺坂信行筆記

及嚴吉良氏秀富素聞其臣多好射者直進入閣斷其

弓弦人服其敏死時年二十八秀和書簡

堀部金丸 子武庸

堀部金丸稱彌兵衛亡其系出為人慷慨有氣節寬文中因人請淺野長直曰臣竊欲委質明府而臣無他才藝所學惟書明府幸憫而祿之長直以為右筆一日命

之書金丸辭以不能有司恠而問故對曰臣雖微賤累

代仕族唯臣不肖無由求仕然士之子而不能為士臣

深恥之嚮以書進者詐耳臣自知欺罔之罪當死然一

日得為士可以見父祖於地下矣所以欺君而不顧也

素志既遂死自其分請速賜死辭氣壯烈一座竦動長

直憫而釋之金丸感其恩遇深自淬厲卒為名士明良洪範

長直據堀內重勝聞通兵法善用長槍精義錄深長友

愛其勇授三百石長矩擢為江戶留守居堀內重勝聞書居家

節儉常自洗馬義臣子某年十五將手刃人反為所殺

其人逃去金丸提刀追及斬之參取窓能須佐及長矩

風法齋雜著

死金丸業已致仕與子武庸俱預義盟二左略傳有大石無

人者嘗事長矩與金丸相善至是請預盟金丸曰卿子

既仕他藩而卿欲為舊君報仇可乎無人乃止與其子

某俱伺吉良氏動靜報之金丸後金丸在細川氏第

夕既寢忽作發矢聲凡射遠者作聲以助其勢謂之矢聲旁人相謂曰此

必金丸也金丸雖老勇氣未衰激勵至此一何壯哉堀內

重勝死時年七十七報讐錄精義錄○子武庸

武庸稱安兵衛金丸養子本姓中山氏報讐錄越後長岡

人其父事駿河守牧野氏報讐錄曰事信濃守溝口氏坐事屏居終身武庸

驍敢重節槩去遊江戶學擊劍一日舅菅野六郎左衛

門報讐錄來謂曰友人怒我尅期會鬪我將赴之請

以家屬相託武庸曰舅將赴死吾奈何坐受遺託乃與

俱至高田馬場仇呼曰單身決鬪何須救援菅野獨進

鬪須臾仇二弟皆進武庸怒挺刀突前盤旋縱擊斬其

二弟俄而仇奴從後來擊中帶武庸轉身斫之應手而

斃願菅野及仇則皆已被數創困乏即截仇頭扶菅野

至某侯別墅排牆而入有邏卒詰之武庸具告卒曰創

甚不可活令自盡可也菅野遂自殺卒感武庸義勇為

買棺斂尸助武庸權窆之武庸復過鬪處路人環觀如

堵武庸混衆中觀仇家來收尸路人已下仇父見屍血

...

狼藉流涕曰四人同死猶使豎子生還何也武庸繇此知名金九愛其勇欲子養之武庸辭曰吾不欲冒人姓金九乃白長矩曰主君聞高田之鬪乎武庸勇烈無比臣既喪男欲養以為子而彼不冒異姓然臣必欲得奇傑之士以供國家之用願使彼稱其本姓以嗣臣家長矩許之武庸曰君臣好士乃爾吾何敢辭乃許諾居三年武庸歎曰於我足矣始冒堀部氏金九大悅白之長矩長矩歎羨二老略傳○報讐錄曰武庸因金九求仕金九薦之長矩久不見舉謂武庸曰金九無子子必欲仕何不為吾嗣武庸曰請謀之所親金九作色曰子不能自決勿復言武庸謝曰冒姓獲祿非我之志而君之於我必有所取請得稱我本姓金九可之即席結為父子注載一說又異愈能須佐美曰武

庸學捨於某寄食其家一日舅招武庸謂曰我與友人決鬪汝勿助鬪我以妻子託汝武庸曰舅行矣幸力鬪決勝明日舅赴鬪屢仇率十餘人來擊傷其額武庸從後至以身翼蔽呼曰卿等且待當為我創乃復創俱鬪殺八九人餘皆逃去金九聞之直至其家謂曰我無子欲養勇士為嗣而未得其人今聞子勇名必欲養之而無媒人可託故自來請子子幸體吾意勿拒吾言武庸許諾請義錄義臣傳所載亦大同小異今不悉註及金九致仕罷二百石為馬廻赤穗分限居江戶赤穗分限及難作舉郎惶駭不知所為武庸與奧田重盛高田郡兵衛潛謀復仇而郎中莫能應迺俱馳至赤穗見良雄請守城良雄曰大學君諭令去城我不敢違命三人曰大雫未死奈何棄城幕府若無後命寧餓死於城耳今舉城畏死徒受人使令不可謂國有人矣良雄曰固

也。然我既許人，決不變約。三人乃與諸人議守城，皆不從。既而良雄諭之曰：「捐軀報國，何必今日？宜為後圖。」三人乃悟，尋還江戶。居頃之，三人憤良雄持重，屢遺書促之，言甚激切。良雄每諭止之。武庸等不服，然衆皆從。良雄議，武庸廼謂重盛曰：「大石氏之議與我異者，僅舉事之緩速耳。今姑屈意從之，而忍於不可忍之日，亦豈非勇乎？」乃止。武庸筆記寺坂信行筆記變名姓曰長江長左衛門。武庸素與細井知慎親善，至是具告其計。武庸筆記又錄良雄等書牘以贈知慎。細井知文武庸筆記跋良雄既至江戶，將舉事，作具名書有君父讐弗共戴天之語。武庸密問知慎

曰：「點竄經文，無乃不可乎？」知慎曰：「臨文不必拘泥。一日良雄與衆會武庸舍，知慎亦來訪。袖雞子以贈。武庸與衆破之曰：『吾獲讐人，亦如是卯矣。』明夜遂復讐，赴泉岳寺。路過知慎家，叩門謂之曰：『仇既報矣，言訖而去。』初知慎聞武庸等有事不成，縱火之約，夜屢登屋望之，終宵不寐。二人之以氣義相許如此。二老略傳續明人死傳為大高忠雄事誤時年三十四。義人錄遺言贈臂鎧於知慎。武庸嘗與知慎俱學劍於堀内正春。二老略傳正春名據精義錄正春所謂劍客四傑之一也。笠澤筆塵金丸亦嘗從正春學劍，繇此與武庸善。遂子養之。老略傳而武庸言語書法皆類金丸人，以為奇。

風去齋雜著 卷一 二十一

堀内重勝同書同盟之士出於正春門者凡七人武庸尤著二

略傳重勝聞書曰武庸從弟佐藤脩右衛門有膽氣嘗遊長崎單身縛三盜方策罷讐扶金丸至仇家門外

堀内重勝子光興光風

聞光延稱喜兵衛其先出自近江蒲生氏父左兵衛殺

人避仇亦德淺野長直召之授祿深祕筐底錄左光延

為人謹慎寡默堀内重勝聞書事長矩為馬廻食百石赤德分

衆謀復仇光延與原元辰堀部金丸俱以老成見倚賴

報讐變名為醫稱拙莊喜齋寺坂信行筆記及嚴仇家子光興

獲義典尋在細川氏邸衆日相聚談話光延獨無所言

堀内重勝細川氏家臣謂衆曰諸君鼓勇罷讐其志一也而

讐落間君令郎之手得非間君忠厚之報乎衆咸曰誠

然光延微笑而已及賜死賊和歌贈重勝曰久佐麻久

羅無須婦加利彌能由免佐免天騰古與仁加閉流波

流能阿計保能重勝聞書時年六十九義人子光興光風

光興稱十次郎從父嚴吉良氏揮槍鏃義典應手而仆

竟斬其首義人書簡光興與細井知慎友善遺言贈鐵帽二

略傳光興蓋學死時年二十六義人

光風稱新六嘗獲罪去國後請良雄預盟從父兄死節

時年二十四義人錄報讐錄義臣傳曰光風嘗為里

未知是否里村見赤德分限牌

間瀬正明 子正辰

間瀬正明稱久大夫小野寺秀和從弟也。專長矩為大目付，食二百石。參取赤穂分限牒義人錄秀和書簡及國滅，隱於醫，稱三

橋淨貞，良雄。既至江戶，參密議者惟兼亮元辰、秀和三

人，而正明時或預焉。詩坂信行筆記後在細川氏第得疾，至賜

死之日而愈，乃欣然就死。時年六十三。堀内重子正辰勝聞書

正辰稱孫九郎，隨父在江戶，稱三橋小一郎，同死節。時

年二十三。參取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錄

奧田重盛諸書或作董盛稱孫大夫。或作兵左衛門事和泉守内藤忠



勝忠勝姊適淺野長友，重盛從焉。寺坂信行筆記延寶八年忠

勝以私忿殺信濃守永井尚長，賜死國除。續藩翰譜重盛遂

留事長矩，為馬廻，兼武具奉行，食百五十石，居江戶。赤穂

分限學擊劍於堀内正春。精義錄演義盟傳與堀部武庸、高田

郡兵衛友善，長矩之死，三人俱赴赤穂，議守城不合，乃

還江戶，一日與武庸拜長矩墓，曰：臣等必斬仇頭以獻。

歸路過安井彦右衛門，議復仇，安井曰：卿等言是也，然

自先君而言之，存先祀與斬仇頭，必以先祀為重，嚮

柳澤侯有命，大學但當慎默待命，必有特恩，則吾輩亦

當待恩命耳。重盛等曰：先君果重先祀，必不手刃仇人。

風流齋雜著 卷一 二十三

日	年	錄
卷	冊	號
彦根中學圖書部藏		

部	文學
番	255
号	(一)
彦根中學圖書部藏	

寧斷先祀必斬仇人是先君之志也安井曰是也然仇家防備極嚴宜徐圖之重盛等悅而還安井謂人曰彼欲復仇則復何待他人重盛等聞之怒曰腐夫不足與謀遂與之絕武庸變名姓曰西村清右衛門寺坂信行筆記無幾高田背盟武庸而衆之舉事重盛武庸功謀頗多死時年五十七報傳子行高

行高稱貞右衛門本姓近松氏行重弟也重盛養爲嗣行高頗知醫從父在江戶爲醫自悔稱西村卅下同死節時年二十六年攝義人錄子清八後冒仁尾氏仕阿波食二百五十石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錄清八作清十郎



